



一張綉薄的表面，慢慢從身體脫落，飄曳在潮濕的空氣中，如一張溶解的糖衣，輕輕的黏著我的皮膚，成了一層薄膜！灰色的天空，河水混濁，因為谷底的泥土滲透著小碎沙的礦物質，我掬了一口水拂在我身上，那剝落的皮層逸去，離開了我的身體。

我仰視著沒有太陽仍然白茫茫的天空，然後我閉上了眼睛，眼前有點腥紅，是皮層下的血色素反映吧。我把弄著在眼底走動的顏色，忽紅忽橙的，沾在眼皮和眼珠之間，我把臉轉過來，浸在水裡，那片薄薄的膜慢慢溶解，浮離了我的身體，浸在浴缸中，我漸漸失去知覺，身體慢慢的向下沉到水裡。

小時候父親帶我們去金山公園的郊外野餐，我和弟弟、母親、父親坐在那原始樹林中的一塊空地上野餐。那片空地還有些燒烤爐。那裡是個野生動物園，猴子出沒的地方，他們會嗅到食物的香味，圍到我們身邊，我們把吃剩的東西拋過去，他們挺著腥紅的臉走過來，有一隻乳暈極大的，身上還扣著一隻小猴，弟弟走近那猴子，正要餵那隻小的，母猴卻一手抓著弟弟，幸好他閃得快。父親把那母猴嚇走，替弟弟檢

驗有沒有受傷，弟弟還呵呵的笑起來，我虛驚。

沒多久，我們兩兄弟便分開了，父親去世後，我搬進學校宿舍，弟弟跟了改嫁的母親。提到我父親的去世，法官說他是死於意外的，我卻相信是自殺。那個晚上，他駕著巴士載著我和弟弟到母親家裡，他們分居後，我有時回到母親那裡。父親是一個巴士司機，每天載著許多人上山下山，那個山叫太平山，站立在島的中央。那個島叫維多利亞島。在殖民地時代有一面英國國旗插在山上最高處。他在崎嶇的山路作「之」字形上升，拐了幾個彎，我坐在上層搖搖晃晃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聽到雀聲蟲聲擦身而過！

我沒法想像一個熟悉所有道路暗角的人，如我父親，會從一輛他每日駕駛的巴士掉落山崖，除非他自願這樣掉下去，掉下到布滿密林的山坡裡。巴士從一個「之」字的彎角翻了兩下筋斗，就在黑漆的原始樹林中燃燒成熊熊火光；在我十四歲生日的夜晚，就這樣的燃燒，樹林中的雀鳥都飛起來，天上一片驚逃的烏鴉，那些雀鳥的焦屍，遍布我父親屍體的四周，像我父親的屍體焦得難以辨認。

我只記得，我倒在宿舍床上飲泣，同房史雲生走過來安慰我，我攬著他，我倒在他身上哭，直到天亮。

許多年後，我到英國留學，我弟弟寄錢來資助我，我們從來沒有通電話，只有一張生日卡或聖誕卡，數隻告知近況的字。我知道我離開香港後，他已經輟學了，他在動物園找到了一份飼養動物的差事，我才記起他對猴子有特別偏好，在金山公園野餐時他嚷口要看猴子，他觸動了那隻小猴的頭部，撫摸牠，牠伏下來，像隻馴服的狗，弟弟喜歡飼養猴子。

飛機起飛的時候，史雲生他沒有來送機，本來他答應來英國陪我，也沒有兌現，我獨自上了飛機，如今在英國三年了，我收拾行李，望著窗外那些醜陋如工廠貨倉的建築物。我是憑著校長推薦的一項獎學金去英國深造藝術，但只足夠我兩年的學費，但我無論如何，要成為一個出色的畫家，用我的手變化出色彩！首先我看見血腥，然後橙黃、孔雀藍、瑪瑙綠，然後我更閉上眼睛，創造出紫靄。一幅油畫上浮動著無數流動的顏色，莫非是由我的眼睛產生的幻覺。我

得獎那張油畫已鑲在藝術館內，我把太陽的日蝕，畫成一個燃燒後向內塌的黑洞，裡面再沒有白晝和黑夜，只有慾望的傾覆，我父親巴士失事那一刻，我親眼目睹了一個燃燒的火球，半夜滾下了山坡，因此我畫了它。

昨夜，我噩夢乍醒，夢中看見樹上的猴子爬下來，追著弟弟和我，在黑夜裡我頭也不回的逃跑，那些猴子仍然從四方八面湧上來，我們失散四竄，猴子終於追上了我，在我身上抓了一道血痕，他們是夜盲的，只要我站著不動，他們就停住；只要我拔足，他們便向我身體進攻，我抖顫，靜止住，屏著氣兩分鐘，在那條山路上看不見出著，忽然一輛汽車駛進來，我拔足狂奔，嚷著「把車門打開呀！」一頭猴子一手抓著了我的臂，我已經接近了汽車的邊緣，那發光的車頭燈把我照得慘白，我把身撲向車頭，我掉下來，一手搶開車門，嚷汽車把我載走。

我上了車，已經沒有半條人命，手臂還淌著血，血一滴一滴的掉下來，我睜開眼睛，全身冒汗。突然電話響起來，又停了。我的弟弟會否已經給猴子吃掉了！